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docsriver 文川网  
古籍书城  
入驻商家  
入驻商家 获得更多电子书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 复辟半月记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 复辟半月记

许指严◎撰

中华书局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辟半月记/许指严撰. —北京:中华书局,2007.4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ISBN 978 - 7 - 101 - 05542 - 9

I. 复… II. 许… III. 张勋复辟 - 史料 IV. K258.4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0970 号

---

书 名 复辟半月记  
撰 者 许指严  
丛 书 名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责任编辑 张荣国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5 1/8 插页 2 字数 91 千字  
印 数 1 - 4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5542 - 9  
定 价 14.00 元

---

docsriver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 出版说明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华书局规划的大型史料丛刊之一种。限于当时条件,《近代史料笔记丛刊》只出版了少数品种,后归入《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中。

随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逐步深入,近代史料的整理亟待加强,为满足学术界研究之急需,为更广大的文史爱好者了解和认识中国近世社会的真实面貌,《近代史料笔记丛刊》现予以恢复出版。

恢复出版后的《近代史料笔记丛刊》在原有规划的基础上,做出适当调整:

一、所收史料的时间断限,上至 1840 年鸦片战争发生,下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前。

二、考虑到近代史料的丰富多彩,本丛刊除收录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笔记之外,对于确能反映当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真实情况的随笔、日记、年谱及其他原始资料,亦予以选

择性的辑录。

三、本丛刊所收史料，以一种或数种为一册，尽量保持其原貌，在每种史料前，均由整理者撰写说明文字一则，指明史料来源、版本情况及内容提要。

四、本丛刊所收史料无分段和标点者，均由整理者按文意分段，并施加标点；原著明显错误予以径改；残缺字以□代之，错字、别字、衍字（文）、文字颠倒，改正处加〔 〕；佚文增补文字加【 】，以示区别。

五、为方便使用，整理者对史料中出现的纪事异同、文字具有特殊含义者，均加简注。

我们希冀通过《近代史料笔记丛刊》，汇集一批反映中国近代历史方方面面的史料，恳请读者予以批评指正，帮助我们在史料收集、编辑整理上日臻完善。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7年3月

## 整理说明

许指严，名国英，字不才，号甦庵，另有不才子、砚耕庐主、弹华阁主等署名，江苏武进人。曾任清史馆名誉协修，熟悉清末民初政坛轶闻，著有《新华秘记》、《复辟半月记》等多种野史。

《复辟半月记》出版于 1917 年 8 月 10 日，距张勋复辟失败不到一个月，由交通图书馆印行。从 1917 年 7 月 1 日清废帝溥仪宣布复辟，到 7 月 12 日张勋逃匿荷兰公使馆，逐日记述复辟派的活动，复辟派与讨逆军之间的战况，以及北京地区的社会动态，也收录了一定数量的原始文电。书中所记或来源于当时报刊，或为作者本人耳闻目睹，其中虽难免有失实之处，但对我们了解和研究张勋复辟这一历史事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本书所收文电，凡可找到出处者，在编辑整理时均据原文校对并指出异同，以便读者。本书由钟碧容整理。

# 目 录

整理说明 .....	1
序.....	1
民国六年七月一日即阴历五月十三日 .....	5
七月二日即五月十四日 .....	15
七月三日即五月十五日 .....	18
七月四日即五月十六日 .....	26
五日即十七日 .....	34
六日即十八日 .....	43
七日即十九日 .....	55
八日即二十日 .....	66
九日即二十一日 .....	83
十日即二十二日 .....	89
十一日即二十三日 .....	99

十二日即二十四日	106
十三日即二十五日	118
十四日即五月二十六日	126
十五日即二十七日	146
十六日即二十八日	154
十七日即二十九日	164

# 序

传曰：“天之所废，谁能兴之。”窃尝独居深念，以为传之所所谓天者，亦验之于人而已。董子亦云：“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夫世界潮流日亟，政体之变迁，即因人心之趋向而定。虽有大力，莫能逆其势而为之。由专制入共和，其势若决江河，沛然难御。稍有世界知识者，莫不以为当然。人也，实天也。而况天厌满清，祸乱踵起。太后贪人紊纪纲于上，贼民宵小抵法网于下，大命已倾，不可复返。故武汉义旗一举，不匝月而响应者十余省。强兵悍帅迟虑却顾，率倾向于共和，达清帝让位之目的而后止，可不谓之天哉。

维时蹈常习故之子，一孔之儒，怙过持禄之官吏，尚以为偶然之数，意存侥幸。一二拥兵自卫者，专权自恣，恐共和政体之不利于己，亦各怀挟私心，跃跃欲一尝试，而于是尝袁氏洪宪之怪剧出矣。夫使专制政体果有一线之希望可以存于今日者，彼袁氏之狠心辣手，宁不袞冕当阳，称制曰可，公然受万方之朝拜哉。而孰知处心积虑，谋之十余年而不足，亲离众叛，败之八十一日而有余。如是则凡世之作专制富贵梦

者，亦可以悟矣。

而乃酝酿黑幕，野心未死，卤莽之张辫帅，天诱其衷，孤注一掷。倡乱辇毂，喋血都门，不崇朝而毁灭已尽。晕〔昙〕花泡影，无是之速。人心天命，不益可睹哉。呜呼！此天之所以警专制迷梦与妄图一姓再兴者，可谓深切著明矣。若夫排满之说，非我族类之诅，在今日已为明日之黄花，成败之道，固在彼不在此也。读此记者微独可悉当日之现状，如奕棋儿戏，甘为国人唾弃而不恤。且于天人之际，比观而得其会通，庶几于后来者有所鉴戒焉。

民国六年七月三十一日许指严识

丁巳五月初，予因病淹留京西之财政部印刷局中，杜门不出者半月矣。日惟以一纸新闻为警告之良友。时政潮日亟，国是纷歧。徐州辫帅（张勋留辫而喜人称大帅，故有此名）拥兵北来，居民重足观听已久。幸传李内阁将产出，阁员已发表及半，或希大难可纾。不意有五月十三日之变，辫帅高呼复辟，龙旗一霎满城，自谓迅雷不及掩耳。识者斥以儿戏，祸国殃民，无异引刃自戕。自是衅端既开，兵祸日亟，外省各督军剑及履及，而尤以段前总理为首倡。旬日之内，京师危如累卵，居人一夕数惊。予既不获南归，身困危城，目击险象，同人咸避难他适。枪炮声中独处无聊，泚笔拉杂志之，自附于汴困湿襟虎口余生之亚也。

是役祸始，远因于府院之意见，近因于内阁议会之争执，而段内阁突遭免职，各督军称兵劫制中央，解散国会，遂授辫帅以觊觎之隙。盖六年来蕴含之毒，至是而一泄也。

先是段内阁对于欧战问题，主张加入协约战团，对德绝交，进至宣战，强迫国会之同意。黎总统意不谓然，国民派议员反对尤烈。谓此乃北洋派利用时机，伸张其势力之一种作用，绝对不与通过。适有公民大会率领市民等愤起抗激，劫

制议员。议员等益哗然以为内阁所嗾使，于是倒阁之声浪益高，而总统亦无调护之余地矣。□月□日，遂免段总理职，而外交长伍氏以国民派领袖，代表副署，公府及两院似战胜矣。然春雷一声，和平破裂，各督军投袂而起，为段氏兴问罪师。挟荼火之势，以压首都，集矢于元首与国会，陷中央于无政府者几匝月。元首被迫，乃召外兵，辫帅趾高气扬，以调人自命，人亦以和事老望之。而李合肥内閣者，与此辫帅有表里之关系，人皆信其可成。虽非满意，然以普通压〔厌〕乱之心理揣测，殊深幸其彼善于此也。辫帅向有复辟之野心，惟李氏与辫帅有旧，或冀其移易情感，以成全此三月之内閣（李氏自言只担任三月）。故当时绝不疑其有他，即李氏亦信辫帅助己组成閣体，始奏凯南归。故皇皇选择国务员，立内阁办事章程，直至五月十二日，犹俨然以维持现状，拥护共和自任，明言复辟不发生，即已可告无罪于国民者（详后通电）。岂知不转瞬而夜中之爆裂弹猝发，康圣人手拟谕旨，辫子军高揭龙旗，六年民国，一旦扫除，煌煌宣统正朔，揭橥于通衢之条告矣。李氏讨此没趣，狼狈出都门，而卧病津沽之段前总理，投袂以起。于是战祸日亟，首善之京师，日陷于险恶之绝地。自五月十三以后，危象环生，瞬息千变。予既蛰居无俚，亦无引避之必要，乃最〔撮〕见闻详志之，将以飨南方诸友云。

## 民国六年七月一日即阴历五月十三日

是日适值星期，予于晨餐后，赴友人约至前门外观音寺街青云阁之茗楼，盖予不出门者兼旬矣。因抱石生念予不置，不可不往。微雨洒涂，天气较凉爽。既至，抱石生已先在，共道契阔。时市街晏然，绝不知有何事故发生也。因呼侍者治具供午餐，出中国银行纸币畀之。侍者曰：“今日中币市价止易钱七百数十。”予骇问何故低落，侍者笑不答。知必有故，疑辫军有他变。盖辫帅军来已兼旬，有识者莫不防其生事，杯弓蛇影，不能无猜。正揣测间，忽有旧友躡〔蹠〕躡来曰：“见传单否？”传单者，报馆有临时紧信，刊印片纸发行，所发号外是也。予与抱石生俱云未见。友曰：“今日三时，宣统已复辟矣。”予等皆骇然不之信。命人四出取传单，不可得。曰为警士所干涉，不听散布。予曰：“然则或尚未成事实也。”友乃述传单上称：“今日三时，宣统帝复辟，虚君共和，责任内

阁”等，云云。并述列名者为内阁议政大臣张勋、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彦、刘廷琛、袁大化、张镇芳，事已凿凿。嗣有友人自东城来，则言辫子军环卫皇宫，如临大敌，恐有变事猝发。征之各方面情形，传单语决非讹造。至下午四五时，而市街满目皆龙旗矣，盖警令所迫也。

旋接内阁印铸局所刊复辟上谕<sup>①</sup>：“朕不幸以<sup>②</sup>冲龄继承大业，茕茕在疚，未堪多难。辛亥变起，我孝定皇后至德深仁，不忍生民涂炭，毅然以祖宗创垂之重，亿兆生灵之命，付托前阁臣袁世凯设临时政府，推让政权，公诸天下。冀以息争弭乱，民得安居。乃国体自改共和以来，纷争无已，迭起干戈，强劫暴敛，贿赂公行，岁入增至四万万而仍患不足，外债增至十多万而有加无已。海内嚣然，丧其乐生之气，使我孝定景皇后不得已逊政恤民之举，转以重苦吾民，此诚孝定景皇后初衷所不及料，在天之灵恻痛而难安者。而朕深居宫禁，日夜祷天，彷徨饮泣，不知所出者也。今者复以党争激成兵祸，天下汹汹，久莫能定。共和政体，补救已穷。据张勋、冯国璋、陆荣廷（二公系为张捏诬，详后通电）<sup>③</sup>等以国本动摇，人心思旧，合词奏请复辟，以拯生灵。又据瞿鸿禨等（闻隔日有电促张不可失此机会，张计乃决），为国势阽危，人心

<sup>①</sup> 据《东方杂志》第14卷8号校。

<sup>②</sup> 《东方杂志》“以”作“四”。

<sup>③</sup> 《东方杂志》电文无括号内之文字，此系原作者所加，下同。

涣散，合词奏请御极听政，以顺天人。又据黎元洪奏请（全系矫诬，详后）奉还大政，以惠中国而拯生民，各等语。览奏情词恳切，实深痛惧，既不敢以天下存亡之大责轻任于冲人渺渺之躬，又不忍以一姓祸福之讐言，遂置亿兆生灵于不顾。权衡重轻，天人交迫，不得已准如所奏，于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临朝听政，收回大权，与民更始。自今以往，以纲常名教为精神之宪法，以礼义廉耻收溃决之人心。上下一以至诚相感，不徒恃法守为维系之资；政令以惩毖为心，不得以国本为尝试之具。况当此万象虚耗、元气垂竭、存亡绝续之交，朕临深履薄，固不敢有乐为君稍自纵逸；尔大小臣工，尤当精白乃心，涤除旧染，息息以民瘼为念。为民生留一分元气，即为国家延一息命脉。庶几危亡可救，感召天庥。所有兴复初政，亟应兴革诸大端，条举如下：

一、钦遵德宗景皇帝谕旨，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定为大清帝国善法列国君主立宪政体；

一、皇室经费仍照所定每年四百万元数目，按年拨用，不得丝毫增加；

一、慎遵本朝祖制，亲贵不得干预政事；

一、实行融化满汉畛域，所有以前一切满蒙官缺已经裁撤者，概不复设。至通婚易俗等事，并著所司条议具奏；

一、自宣统九年五月本日以前，凡与东西各国正式签定条约及已付债款合同，一律继续有效；

一、民国所行印花税一项，应即废止，以纾民困。其余苛细杂捐并着各省督抚查明，奏请分别裁撤；

一、民国刑律不适国情，应即废除。暂以宣统初年颁定现行刑律为准；

一、禁除党派恶习，其从前政治罪犯概予赦免，倘有自弃于民而扰乱治安者，朕不敢赦；

一、凡我臣民无论已否剪发，应遵照宣统三年九月谕旨，悉听其便。

凡此九条，誓共遵守，皇天后土，实鉴临之。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闻此谕稿出自万绳栻、胡嗣瑗两秘书之手，经康圣人笔削，始发表。康圣人自鸣得意，对人谓纲常名教两语，实可抵半部论语，天下从此可望太平。张辫帅亦对外国记者言，民国成立以来，纷扰不绝，生民罹涂炭之苦，皆由共和不适于中国。故遍商同志，断行宣统复辟，以救国危，决非为予个人之名誉，且予力极微，此事亦非一人所敢擅举，京内外赞成颇居多数。如冯、陆已互相联络，故两广及江苏方面已不足忧；余若山东、直隶、山西、河南亦赞成。黎总统虽不愿辞职，然彼已得一等公爵，当无何等施为。仅段祺瑞反对此举，然毫无兵力，不足悬念。云云（不知投袂者段实哀然举首，详后）。

同日又发上谕多条，大抵以爵禄縻人为上策。如：“本日黎元洪奏请奉还国政、吁恳复御大统一折，据奏称该员因兵

docsriver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变被胁，盗窃大位，谬领国事，无济时艰。并历陈改建共和诸多弊害，奏恳复御大统以拯生灵，自请待罪有司等语。览奏情词悱恻，出于至诚。从乱既非本怀，归政尤明大义，际此国势危急，大局飘摇，竟能作吾民亲上之先，定中国救亡之策，厥功甚伟，深孚朕心。黎元洪著锡封一等公，以彰殊典。尚其领承朕命，永荷天庥。钦此。”按此折此谕，纯以辫帅黑幕中一手缔造，以为人将震其虚荣，帖然就范，抑何愚也。又“兴复伊始，特设内阁议政大臣，以资赞襄而专责成。并设阁丞二员，其余京外员缺，均照宣统初年官制办理。其现任文武大小官员，均著照常供职。钦此。”此辫帅自为擅政地步，且以位置同谋诸人，计至便也。于是以己名首列议政大臣，而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彦、刘廷琛、袁大化、张镇芳辅之。阁丞则万、胡两秘书，如左右手。各部尚书臭味差池。外务梁敦彦；度支张镇芳；参谋王士珍；陆军雷震春；民政朱家宝，未到任前以吴炳湘署理。而又设弼德院之特殊机关，以诱徐世昌，康圣人乃授副院长。又自取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留京办事。内外全权兼收并掌，一口独吞，骄矜之气凌霄万丈矣。其外有各督军大都暂仍旧贯。京职自侍郎以下，广甄旧派人物，几于故纸堆中，披得鼠啮残本，自谓通书秘策也。

有悉斯举内幕者，谓辫帅自应中央之召请，以调人自居，当徐州出发时，确无断行复辟之决心。及抵津门，鉴于四围情形，忽触旧日之感想，遂认乘此时机，可以决行复辟，惟尚

未主张速成。至李内阁艰于产出，而各督军蜩螗不已，渐与江、王、陈、吴、梁等秘密协议，亦曾发电询南方要人意见，复电皆无何等之阻抗。而电召康圣人，则惠然肯来。故大学士瞿鸿禨等联名电请，机不可失，事宜迅办，于是复辟之计乃决。京中要人大都与闻，惟日期尚未定。至十二日晚间，外间已渐知辫兵营中密制龙旗，或有走告于张者，始急定十三日实行。惟是晚因江西旅京一部分人士，假会馆开欢迎会，广征名伶献技，以娱辫帅。辫帅从容前往，行所无事，惟命名伶梅兰芳宜早演，谓当饱眼福即早归寝耳。众乃命梅伶于十二时演技，即毕，辫帅早归南河沿本宅，而江、吴、王、康等已来，仍开秘密会议。于是一方面令江氏以兵入宫，又命辫兵二营偕往，扶宣统帝登殿；一方面则派王士珍等代表民国，梁鼎芬代表清室，李庆章代表辫帅，入总统府劝告归政复辟。黎总统态度非常坚决，谓予一人进退不成问题，惟民国政府乃受国民之付托，非国民有正当之表示，予决不能私相授受，云云。江、王等亦无如何，而清帝室中，则瑾、瑜等四太妃不愿遽行复辟，以招危险。世太保续亦叩头流血，请斟酌尽善，方可实行。辫帅岸然不顾，遂于三时捧幼帝出殿，受朝贺礼矣。即毕，乃乘汽车历访各皇族，十时始归。复开协议，始将上谕数道原稿，送印铸局刊刷发表焉。组织内阁正当进行之李仲宣氏，自三时以前，盖绝无所知。晚间尚招在京政党重要人物，酬酢一堂。席间演说，谓予才疏学浅，对于民国，毫

无大功，只此次使复辟不至实现，区区劳绩，聊堪自夸。众犹喁喁称颂，尽欢而散。及夜半，得江氏电话，始知变起仓猝，急往张宅。张辞不晤，懊丧而返。比天晓，嗒然向津门引避矣。越三日，始通电各省，报告当日被卖情状（详后）。辫帅之骄诈，与李氏之暗钝，皆绝好史料也。警察总监吴镜潭氏于十三日未明以前，即发紧急厅令，饬各区署长施行地方戒严告谕，商民勿得惊恐。别遣警察、保安队分布使馆界附近，为严重之保卫。内外城商肆，则于午后三时，皆先后高揭龙旗，亦警令所播也。至各路车站、电报局等处，皆有辫兵把守。地方秩序，殊属安静，亦无人敢妄议复辟事，但觉街衢行人，较常时反致强多。盖是日星期休息，而此事发生过骤，居人将信将疑，咸外出探视，或瞧热闹，以为新闻资料耳，暂时殊无何等危险表示。中央公园则固为清室社稷坛，故将游览券停售。或云：有军官数人，据此行乐庆贺，驱办事人出室，故游人不敢入。且闻军官召妓多人入园，即于来今雨轩实行英雄儿女之话剧云。可谓复辟纪念日之一段艳史也。停车场之待车者，顿形拥挤，尤以妇孺为夥。盖闻警后知必有变事，咸赴津避祸，致有此现象耳。是日，商肆皆龙旗外，惟总统府尚悬五色旗，财政部及参谋本部亦然。闻各国公使协议，则暂时采旁观态度云。

木〔本〕日晨起，内城东西长安街以北，辫兵满布通衢，车马络绎，枪刀粲然。凡居人乘车过南河沿张宅附近者，辄遭

辫兵喝阻。某国记者驱车过南湾子，辫兵最恶洋人，即循例拦路阻车，命下车步行。记者不允，辫兵即怒号咆哮，攫记者之腕，逼令下车。记者愤而叱责，辫兵即以枪拟之，欲取其生命。正相持间，适有步军武弁过，竭力排解，始得免祸。记者归而大诟辫兵绝无教育纪律不置。又一记者言尝乘汽车周览各处警备情形，初由西长安街出天安门，辫兵数百护卫各门，又中华门亦有二百余名。折东长安街，则警察队每二十步站立一名，宛如战场。电报局门前亦有辫兵数十名，严重守卫，于欲进门者大声叱咤，阻不令人。由公府大街出东门外，有十二师之步队，约二百余名。又转到景山，从山下仰视，则山上山下兵士充满，不计其数。而中央公园则已成禁地。人心惶惶，朝不保夕矣。是日，辫帅即有通电<sup>①</sup>发出：

“自顷政象谲奇，中原鼎沸，义<sup>②</sup>兵未解，南耗旋惊，政府几等赘旒，疲氓迄无安枕。怵内讧之孔亟，虞外侮之纷乘，全国飘摇，靡知所届。勋惟治国犹之治病，必先洞其症结，而后攻达易为功。卫国犹之为身，必先定其心君，而后清宁可长保。既同处厝火积薪之会，当愈励挥戈返日之忠，不敢不掬此血诚，为天下正言以告。溯自辛亥武昌兵变，创改共和，纲纪隳颓，老成绝迹，暴民横恣，宵小把持，奖罪魁为伟人，视死

<sup>①</sup> 据《东方杂志》第14卷第8号所载电文校。以下简称《东方杂志》，不注卷号。

<sup>②</sup> 《东方杂志》“义”作“蒙”。“义”误。

因为烈士。议会议乱民为后盾，阁员恃死党为护符，以滥借外债为理财，以剥削民脂为裕课，以压抑善良为自治，以摧折耆宿为开通。或广布谣言，而号为舆论，或密行输款，而托为外交，无非恃卖国为谋国之工，借立法为舞法之具。驯致昌言废孔，立召神祠；悖礼害群，率由兽行。以故道德沦丧，法度凌夷，匪党纵横，饿莩载道。一农之产既厄于讹诈，复厄于诛求；一商之货非耗于官捐，即耗于盗劫。凡在位者，侵吞贿赂，交济其奸。名为民国而不知有民，称为国民而不知有国。至今民穷财尽，而国本亦不免动摇，莫非国体不良，遂至此极。即此次政争伊始，不过中央略失其平，若在纪纲稍振之时，焉有纠葛不解之患<sup>①</sup>。乃竟兵连方镇，险象环生，一二日间，弥漫天地。迄今外蒙独立尚未取消，西南乱机时虞窃发，国会虽经解散，政府久听虚悬，总理既为内外所不承，仍即巍然通告就职，政令所及不出都门。于是退职议员，公诋总统之言为伪令。推原祸始，实以共和为之厉阶；且国体既号共和，总统必须选举，权利所在，人怀僥幸（中略）。然在位者，地丑德齐，莫能相下。在野者，资轻力薄，孰愿率从，纵欲<sup>②</sup>拣选元<sup>③</sup>良，一时亦难其选。盖总统之职，位高权重，有其才而无其德，往者既时蓄野心；有其德而无其才，继者乃徒供牵

① 《东方杂志》“患”作“虑”。

② 《东方杂志》“欲”后有“别”字。

③ 《东方杂志》“元”前无“选”。

鼻。重以南北趋向不<sup>①</sup>同，选在北则南争，选在南则北争。争端相寻，而国非其国矣。默察时势人情，与其袭共和之虚名，取灭亡之实祸，何如屏除党见，改建一巩固帝国，以竟存于列强之间（中略）。中国本为数千年君主之制，圣贤继踵，代有留贻制治之方，较各国为尤顺。然则为时势计，莫如规复君主，为名教计更莫如推戴旧君，此心此理，八表攸同（中略）。前者朝廷逊政，另置临时政府，原谓试行共和之后，足以弭乱绥民。今共和已阅六年，而变乱相寻未已，仍以谕旨收回政柄，实与初旨相符（中略）。比乃猝逢时变，来会上京。窃以为暂偷一日之安，自不如速定万年之计。征之于古既如彼，征之于今又如此，大势所向，天与人归。此固非勋等一人之私言，实中外人心之公理。业已熟商内外文武，众议佥同。谨于本日奏请皇上复辟，以植国本而固人心。庶几上以仰慰列圣之灵，下以俯慰群生之望。风声所树，海内景从。凡我同胞，皆属先朝旧臣，受恩深重。即军民人等，亦皆食毛践土世沐生成。接电后应即遵用正朔，悬挂龙旗。国难方殷，时乎不再（中略）。凡百君子当共鉴之。”

是日，旗人咸喜跃若狂，妇孺互相道喜。惟有知识〔者〕则忧形于色，谓辫帅太卤莽，恐即日引起兵祸云。予于晚六时归，忧思不能成寐。

<sup>①</sup> 《东方杂志》“不”后有“无异”二字。

## 七月二日即五月十四日

京师市面尚属平静，惟盛传反对复辟者颇多。徐世昌有电致辫帅，略谓复辟予不反对，惟现非其时，不顾时机，妄行此种大事，对于清室为不忠，对于自己为自杀，吾辈所最不取。故吾辈对于此次之复辟，表明极端反对之意，云云。又冯副总统亦有确报，谓真意不赞成复辟。其所以表示赞成者，不过一时之权衡，别有用意所在。至段合肥则反对已久，警耗至津，即日投袂而起，乘车南下。虽未探悉其所之，大约必先往山东，或西至保定，与张、曹两督军商榷北征大事矣。近畿驻扎之十二师、十三师之军队，业已表示反对，但待段总理之动静为重轻。又闻上午四时梁鼎芬、王士珍、李庆璋等联袂进公府，谒见黎氏请其退让政权。黎答以民国系国民公有之物，余受国民付托之重，退位一节，当以全国国民之公意为从违，与个人毫无关系。又对梁鼎芬云：“君欲尽忠清室，

当为清室计万全，复辟以后，予即不负治安责任。”言时气象甚坚决。又密谋复辟之主动，实辫帅参谋长万绳栻氏。日前电召康有为进京，积极进行，紧要文稿，悉出原手。张、万得康，颇兴高采烈。而其宅中人物，稍明大势者均不谓然。除辫帅心腹李庆璋外，即张夫人某氏，亦起而进忠告。惟辫帅有进无退，勇往直前云。

早七时，张勋等率领在京文武大小官员三百余进神武门，至传心殿<sup>①</sup>陛见宣统帝，行一跪三叩礼毕。清帝按班召见，凡官居二品者一律赐坐，徐徐问话，各员至九时始出宫，宣统帝颁谕赐张勋坐朝轿，惟张氏仍由东华门步行直入乾清门。午十二时颁谕将三海公府改为内阁议政大臣处，新华门关闭，由西苑门出入。

午后，友人来谈，言此次复辟，首谋固属张勋，而参与帷幄者有雷震春、吴炳湘、万绳栻、康有为。至王士珍、江朝宗两氏，事前未与其谋。直至一时、二时顷，第十三师兵士受调入城，至西直门，要求开门。守门司令某以未奉上官命拒之，争执良久，即由电话通问江朝宗氏，江甚惊异。正迟疑间，又接雷氏电话，强迫以开门事，江不能严拒，竟下令开门。至四时左右，十三师始得完全入城。同时张勋电告王士珍、江朝宗两人速来，有万急事面商，王、江即赴张宅。张告以复辟

<sup>①</sup> 张勋复辟的政治活动都在养心殿进行，本书和《复辟之黑幕》都记载为传心殿。

事，迫令两人签字，以示无贰。王、江惊出意外，颜色骤变。张乃以威迫之，两人惧甚，遂皆签字。所拍发之劝进通电，系康有为属笔，所列人名，多假借名义者。如萧安国等并未赞成复辟，于此内幕可见一斑也。闻各典商会议，鉴于壬子正月十三日之抢劫，故将贵重物品金银首饰等，移往他处密藏。如有取赎之户，须俟第二日凭条往取，并于每晚六钟前即行闭门停业取赎云。是日中行券仅兑铜元九十二三枚，交行券九十文。喧传黎总统自裁，手枪击中腹部。旋得友人信云不确，现有日本青木中将为之保护云。

## 七月三日即五月十五日

首闻黎总统业已出府。先是张勋频派人逼催总统退出公府，黎氏初拟迁至东厂胡同，第恐变生莫测，又因驻京公使团会议于荷兰使馆，决定劝告张勋勿加危害于黎氏，然黎恐劝告之力甚微，不如直接自往使馆。遂于十四日晚九时，与蒋作宾、康仲寅及秘书刘钟秀等出新华门，绕道至东交民巷日本使馆，入武随员斋藤少将官舍。当由刘秘书请见少将，略述总统在公府恐有危险，冒昧至此，祈阁下原谅保护情形。少将以事出意外，不胜惊讶，遂转叩林使意向，林使以为事已如此，未便拒绝，应谋相当之保护。惟声明居住使馆内，绝对不允许其作政治上之活动。业将日本兵营作总统起居。至十五日，日使遂将此保护事实发表。黎氏于未出公府以前，已有通电密发，并派讨论会某议员携带秘密要件，乘津浦车南下。大约有三事：（一）免李经羲职；（二）复段祺瑞职；（三）遵

照《约法》，定继任总统（即推南京冯副座）。其通电四种如下方：

通电一：

本日张巡阅使率兵入城，实行复辟，断绝交通。派梁鼎芬等来府游说，元洪严辞拒绝，誓不承认。副总统等拥护共和，当必有善后之策。特闻。元洪。东。

通电二：

天不悔祸，复辟实行。闻本日清室上谕，有元洪奏请归政等语，不胜骇异。吾国由专制为共和，实出五族人民之公意。元洪受国民付托之重，自当始终民国，不知其他。特此奉闻，藉免误会。元洪。东二。

致南京冯副总统并通电：

南京冯副总统鉴：此次政变猝生，致摇国体。元洪不德，统御无方，负疚国民，饮痛何极。都中情形，日趋险恶，元洪既不能执行职权，民国势将中断。我公同受国民重托，应请依照《约法》第四十二条暨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暂在军府代行大总统职务。目前交通梗绝，印

缓蹇送深虞艰阻，现已任命段芝泉为国务总理，并令暂行摄护，设法转呈。此后一切救国大计，务<sup>①</sup>请我公与芝泉协力进行。事机危迫，我公义无旁贷。临电翘企，不尽区区。元洪。冬。（通电文意同本电）

报告出府通电：

南京冯副总统、各省督军、省长、南宁陆巡阅使、琼州龙督办、各督统、各护军使、各镇守使鉴：东日两电、冬日一电计达。此次政变猝生，致摇国体。元洪负疚民国，哀痛何穷<sup>②</sup>。已于本月冬日，特任段芝泉总理国事，并电请冯副总统依法代行职权，在副总统未经正式代理以前，一切机宜统由段总理便宜处理。所有印信文件，业经送津请段总理暂行摄护，并设法转送副座，呈请接收。再，顷者公府卫队猝被撤换，催交三海，元洪亦即移居医院。此后一切救国大计，务请诸君商承冯副总统、段总理合力进行。临电翘企，不尽区区。元洪。江。（闻此电系出府前一顷临时发出，故移居医院一节，与事实略有不符。）

① 《东方杂志》无“务”字。

② 《东方杂志》无“穷”字。

docsriver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是日，喧传各省督军反对消息，而尤以前总理段氏之反对为最烈，且即日出兵北攻，大有剑及履及之势。十四日即匆匆南行，人皆拟其往山东与张督军接洽，实则近赴马厂，与李长泰师长等筹决。立发讨逆军，盖恐缓不济急也。都人士皆异口同声，知段、张必有一番血战矣。又海军电云：现在长江一带之海军，对于复辟谬举，一律表明反对，将与段前总理取同一态度云。而江苏冯督军电，则略谓现值议论纷歧之际，毅然断行复辟，召国家之分裂，诚非收拾时局之道。倪省长电则云，复辟事关系甚为重大，非与各督军省长等详细研究，不敢表示赞同云云。奉天张督军电，直斥以“混蛋”二字。直隶曹督军已预备举兵来攻，闻业与段氏接洽，妥筹动员事宜。驻马厂李师长及驻北苑叶师长，态度至为坚决，誓必扫除徐州军以巩固共和。又十六旅杨旅长，亦与李师长取一致行动，专俟段氏指挥，即日出发云。居民闻此警耗，皇皇奔走相告，知旦夕即有战事。而辫兵骄横自喜，厉兵秣马以待。惟兵数寡弱，日盼徐州之接济。不知江苏、安徽、山东三省反对，已力阻徐州兵北上，后援已绝。识者早知辫帅已濒绝地，所患者困兽犹斗耳。

据清室要人云，复辟一举，张、康等已筹商多日，业与内蒙重要人物，筹商后援等大计。惟事机不密，已为段芝泉所知，有电来劝阻，张氏乃有不做不休之意，遂提前举行。故仓猝已甚，作此种惊人之举。若辈亦料有多数反对，成败利钝

未敢预断。倘能统一全国，自望初衷贯彻。万一各省反对，不能保持现状，张氏必背城借一，与反对军相周旋。至万不得已时，惟有效赵子龙大战长坂坡，保幼主皇后，取道京张路，直走内蒙，再图恢复而已。又一说复辟倘招众怒，不能据守燕京，则清皇室拟逃热河云。然则张氏等于退路一节，亦早筹之熟矣。

又上海一带，得复辟警信，民心反对，非常激昂。若代表舆论之新闻、申、时、中华、民国等报，均极力反对，论锋甚锐。惟康圣人之机关报名“国是”者，独好恶异众，殊属可耻。旋闻山东张督军对于复辟表示反对，特派朱参谋长赴津谒段氏，段答以先取徐州。昨已有张军与定武军冲突消息，并云扼其北上，津浦路中断云。

又闻实行复辟之先，张辫帅电致陆巡阅使，求其同意。惟不俟复电，即立决大计。上谕中以陆为劝进之一人，乃系捏名，陆见之必滋愤激矣。升允得授大学士，甚为得意。外部尚书梁、民部尚书吴业已就职，余尚未到。闻有数人决计不就云。闻此次张辫帅颇恃德国人助力云。

又传黎总统出府后，张辫帅闻之，遂传令城内戒备之军警，无论谁乘之汽车，皆须令少停机，以俟搜阅。于是辫子兵得令大肆威风，凡见汽车驶过，即横枪喝令停机，其后并及马车。最可笑者，询车上人是否黎元洪，盖该兵等尚不识黎氏之面貌也。逢车拦问，乘车者不免饱受虚惊，胡闹一场，至傍